

天安门凌晨

● 沈裕慎

睡梦中, 梦见了五星红旗。我一下子醒了过来。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才凌晨2点半, 睡不住了, 干脆起床, 早点赶到天安门广场, 我想成为第一个到达的人, 看那庄重的升旗仪式。

金秋十月, 北京最美。去年国庆前夕, 我坐高铁从上海飞驰北京, 入住朝阳区一家宾馆。走出宾馆大门, 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凌晨的首都地处北方格外凉爽。令人吃惊的是广场上已有数不清的人在等候了, 男女老少、南腔北调, 还有穿少数民族服饰的, 我认得有维吾尔族、藏族、苗族、蒙古族等等。我从长安街走向广场中心, 感叹这真是一条不眠之街啊, 365天不分春夏秋冬, 不论天晴下雨还是酷暑严寒, 人们怀揣对新中国的深爱, 对五星红旗的挚爱, 跨过千山万水来到北京的这条路上进入广场, 长

久地站立着、等候着, 只为看一次五星红旗从这里冉冉升起, 映红蓝天。也把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留在最值得纪念的地方。是的, 亿万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源泉所在, 不能不爱、且代代相传。

不由想起60年前, 我在海军当兵, 20年的军旅生涯中, 不论在基地还是海岛, 每天的升旗仪式不都是面向首都北京敬礼的吗? 天安门是神圣的。今年我已经77岁了, 还身患癌症, 但能来北京亲身体验升旗仪式的隆重感, 感悟伟大祖国今日之强盛, 我很心满意足。这样的心情不只我一人。此刻, 才凌晨3点半, 我估计长安街已经集聚起上万人了,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 有的游客拉着箱子, 可能刚从机场或高铁站赶来, 也有许多学生模样的人背着背包, 还有怀抱小孩的妈妈, 或孩子骑在爸爸的肩上, 小孩的手上都举着一面鲜艳的小红旗。我问一个孩子, 冷吗? 他说不冷, 看升旗不会冷的。是啊, 四五岁的孩子也懂得五星红旗的温度比什么都温暖。写这篇文章

时, 我知道今年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那些带孩子来看升旗的父母们也早早地为儿女上了最生动难忘的人生第一课: “从小我爱五星红旗”。临近4时许, 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 但秩序井然, 尤其是升旗杆的周围, 鸦雀无声, 所有的人都在静心等待庄严而神圣的一刻到来, 共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6点钟到了, 事后我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去年国庆, 天安门广场共有7万余人观看了升旗仪式。

6时6分, 《歌唱祖国》乐声响起。广场上的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天安门金水桥, 国旗护卫队战士迈着正步走来, 到了升旗台前, 只听“啪”的一个立定。两名护旗手分别站在旗座两旁, 恰如两尊纹丝不动的雕像。偌大的世界第一广场没有一点声响。《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这一片宁静安详的氛围中爆发了它特有的雄壮旋律。我注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分毫不差地升到了旗杆顶端, 高高地飘扬在蓝天白云间, 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呼喊出“祖国万岁!”

沁园春·辉煌

● 王仲士

一大英聚, 我党创建, 开天辟地。忆峥嵘岁月, 武装斗争; 挥剑指向, 反动势力。南昌起义, 井冈红旗, 长征过雪山草地。在窑洞, 调兵遣帅将, 指点江山。

中华民族新生, 似昆仑从此东方立。不惧群魔舞, 敢于亮剑; 抗美援朝, 痛打美帝。自卫反击, 纵横天地, 乘风破浪创奇迹。看今朝, 我神州大地, 国运昌顺。

大熊猫二三事

● 吴道富

最近, 西双版纳野象群北上事件引发海内外关注; 前些日子, 四川宝兴县一只10岁左右的野生大熊猫被发现数小时一动不动, 送医院抢救未果而亡, 被媒体报道, 令众痛惜。关爱生命, 敬重大自然, 日益成为国人共识。

上述大熊猫之死, 经专家分析, 老弱病残者自然淘汰乃主因。宝兴县是大熊猫初次亮相之地, 1869年一只大熊猫被一位法国传教士发现并逮住, 拟带回法国, 但未运至成都已濒临死亡, 只得做成标本运回; 由是轰动世界, 洋人争相来华寻觅捕杀, 但从未有一只活体被带出中国。

四川著名画家邱笑秋(在国际上享有“生态熊猫画第一人”之誉)无数次深入大熊猫栖息地, 曾在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的最高观察点“五一棚”搭帐篷住过。他告诉笔者: 野生的大熊猫很强悍, 有攻击性, 除了吃冷箭竹、滑节竹等, 也食肉, 比如竹鼠之类。初夏, 高山杜鹃花开之时, 就是其交配之季。雄性大熊猫择偶颇挑剔、傲慢且霸道, 更是“薄情郎”, 当“老婆”怀孕后, 便抛下不管, 自个离去, 这也是熊猫繁衍困难的原因之一。而雌性大熊猫则十分执著, 爱娃情深, 怀孕期一般会在树洞用大量的竹子营造“席梦思产床”, 生下幼仔后, 哪怕彻夜不眠, 也一直要等到幼仔发出第一声才肯睡觉, 且常抱娃而眠, 致幼仔压死也不少见, 此乃野生大熊猫繁衍困难的又一原委。

多年前, 全球著名的《国家地理杂志》来华拍摄大熊猫专题片, 专程把邱先生接到北京, 在华侨饭店布置画室, 请他画熊猫。大熊猫那么出名, 为什么以前画的人少呢? 因为其栖息地在青藏高原东部, 海拔2千米以上的高山密林河谷地区, 从前交通不便, 高原更乏人迹, “凭照”作画毕竟难绘得好呀。邱先生的体会是: 要真心喜欢大熊猫, 熟悉其生存环境, 掌握其内在性情, 爱之深切方能画得灵动可爱。有的画家所绘的大熊猫, 悠闲地啃着大楠竹, 不妥呵, 实际上除了竹子开花、饥不择食的时候, 大熊猫是只吃小竹子的。而当下人工饲养的“国宝”, 待遇高着呢, 更不会去吃那“垃圾食品”哈。

来到新四军广场

● 阿祥

为纪念建党100周年, 祭奠先父, 最近, 我去了福寿园新四军广场, 觉得意义更非同以往。

记得有一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那里举行“新四军广场三周年纪念仪式”, 著名主持人赵屹鸥主持“追忆先烈英雄, 奏响民族强音”纪念仪式, 并以他那富于磁性的浑厚嗓音诵读铁军将士英名, 新四军老战士及其我等家属和学生近千人出席。

赵屹鸥的诵读声抑扬顿挫, 富有感染力, 在广场上空回荡着, 把人们带回红色的年代——七十六年前,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民族危难中浴血而生。赴汤蹈火, 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1939年12月父亲在上海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党支部书记, 积极领导学生运动。1940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次年春, 因身份暴露, 经组织决定转去了学校继续秘密领导学生运动。在高三那一年, 上海地下党为了避免革命力量受到大的损失, 组织部分人撤退, 父亲也在其中, 从此参加了新四军。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 他曾打入敌营, 策反苏北伪军部队建制起义反正; 参加过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 负过伤、流过血, 命悬一线, 在渡江战役中, 他率领部队冲锋陷阵抢滩, 而后经过浦东, 从江南造船所的码头上岸进入浦西, 为解放上海立下战功。

今天, 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 革命的薪火却并未熄灭。2005年10月新四军广场落成, 2006年被列为市红色旅游基地, 纪念这段壮阔的历史, 向这些英勇的先辈致敬。2013年, 新四军军长陈毅元帅夫妇纪念塑像在福寿园树立, 后举行了多次相关的纪念活动。新四军全国有30万。上海有18000人, 目前这个广场墓地安息着90多人。

福寿园地域较广, 有多处广场和许多主题雕塑, 有镌刻着陈毅等在上海生活战斗过的新四军官兵姓名的硕大的大理石墓碑墙, 先父的名字也在墙上。福寿园由国



■ 春风拂柳乐飞舞(国画)

王际梁

家民政部创办, 上海市民政局直管, 青浦区政府多方关照, 成为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后, 不仅意味着可受长久保护, 且引来大量人流瞻仰、祭扫, 每年都会有活动举办: 火红火红的加厚红地毯, 长明火前, 英名诵读, 祥云传递, 军人列队正步走来, 青少年集体敬礼献花……这些隆重的背后, 集聚了多方的资源, 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 无论如何, 都是其它墓地难以想象的, 而这里却一一呈现, 由此, 让逝者在荣耀中安息, 也令生者感到精神上的慰藉。

安卧于此和他曾经出生入死奋勇杀敌的战友们在一起, 是父亲的遗愿。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此会得到更多常人百年之后很难得到的尊敬和关怀, “入土为安”于他老人家而言有更为丰富实在的内涵。

几年前,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福寿园, 为让刚刚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的母亲与父亲合葬, 墓碑上, 有父母双双身穿戎装的结婚照, 英姿飒爽、仪态雍容。今年, 去新四军广场祭拜的人特别多, 日前, 我来到那里扫墓时, 但见红旗飘飘, 有一众公安干警祭扫后正在那里宣誓, 而在旁的我, 也经受了心灵的洗礼。

这一刻, 我永远不会忘记。



■ 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篆刻) 黄志斌



刊头书法 江妙春